

母亲与她的豆芽生意

□ 程建军

为了谋生,从1983年开始,母亲开始经营豆芽生意。

生豆芽卖豆芽是项吃苦受累的活,泡绿豆、换水、翻瓦瓮、簸豆芽……程序繁多、环环相扣,一个环节出瑕疵,豆芽的质量就会降低,影响价格。

记忆中,无论冬夏,母亲都起得很早。我们一睁眼就会看见她早已将一粒粒精挑细选的绿豆,请进了那只粗陶瓦瓮,这便是“泡绿豆”了。豆子在瓮中沉浮,母亲粗糙的手探入,轻柔地搅动,仿佛在安抚一群即将启程的精灵。她不言不语,眉眼间却有一种近乎虔诚的专注。我知道,从这一刻起,她的心便也被一同“泡”在了这瓦瓮里,随着那一点点萌动的生机,开始了昼夜不息的牵挂。

此后几日,“换水”便成了母亲雷打不动的功课。晨光熹微里,夜幕低垂时,母亲总会端来一盆清水。那动作,是极轻极缓的,浑浊的水从瓮边沿涓涓流出,再注入新的清水,一遍遍,除去豆子呼吸间的浊气。水声冷冷,是那段时间家里最安宁的乐曲,我常常看见母亲弯腰的背影,冬日里,那井水冰得刺骨,她的指头总是冻得通红。这每日的

换水,看似简单重复,却最是磨人,它需要不厌其烦地毅力,更需要锲而不舍的精神。

绿豆在瓮中安睡,却并非静止。它们呼吸,膨胀,挣扎,最终要顶开身上覆盖的衣纱。这时便需要“翻瓦瓮”了,母亲会搬动那沉甸甸的瓦瓮,小心翼翼地倾斜,让上层的豆子与下层的豆子互相融透,叫它们雨露均沾,这个活儿需要力气更需要一份巧劲。瓦瓮笨重,豆芽娇嫩,力道稍有偏颇,便会折断那水嫩的腰身。母亲总是稳稳地扶住瓮身,一手在内里轻柔拨弄,像在为初生的婴孩整理襁褓,她额上沁出细汗,脸上也露出成功后的微笑。

待到豆芽将成,最后一道工序是“簸豆芽”。母亲会端起个大簸箕,将瓦瓮里的豆芽逐次倒入,然后两手握住边沿,簸箕随着人的力道上下移动,长短不一的豆芽在运动中自然分层,那些已经脱壳的豆皮和粘豆,便纷纷从簸箕的前边沿中筛落。母亲的臂膀一起一伏,身子也微微晃动,那姿态,竟有几分像在舞蹈,一种属于劳动农民的,充满泥土味的,充满生命力的舞蹈。簸完之后,她还要一根根地掐去残余的根,留下最爽脆的部分。

母亲的豆芽很受欢迎,销售数量一天比

一天多,甚至出现供不应求的大好形势。家里原来的7个瓦瓮子的产量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市场需求,母亲又新添了7个瓦瓮子,逐步发展为每天可卖出俩瓦瓮子的绿豆芽。家里又用3只自行车轮胎改装了一辆三轮车,放弃过去用担子挑着的运输方式。劳动强度减轻了,工作效率提高了。日久天长,母亲的绿豆芽逐步有了一部分稳定的客户,如饭店、招待所、学校食堂、机关餐厅等。

在卖绿豆芽的几年里,母亲父亲配合默契,他们每天将卖豆芽的收入登记入账。晚上回来,把兜里的毛毛钱掏出来,亲自点数。在灯光下,母亲的眼神闪现出从未有过的无比的自信、得意、满足。母亲的辛劳终于有了回报,使得家庭收入增长,使得全家的生活得到了较大改善。

如今,菜市场里总有卖相极好的豆芽,肥白水润。可我总觉得,它们少了些什么,它们没有了母亲在冰水里被冻得通红的掌指,没有她挪动瓦瓮时专注的呼吸,也没有她簸豆芽时晃动的身影与额角滚动的汗水。那一盘清炒豆芽菜上桌,入口的清脆与甘甜里,嚼出的全是母亲那些不为人知的被水汽与时光浸泡的辛劳。

1983年,国庆的余韵还在空气中萦绕,我和妻子怀揣着对新生活的憧憬,踏上了旅行结婚的绿皮火车。帆布包里装着生产大队开的介绍信。火车摇摇晃晃,却摇不散我们心中的浪漫与期待。

抵达省城太原,我们在五一广场合影,妻子的麻花辫轻轻扫过我的手臂,带来一阵酥痒,也扫进了我心底最柔软的角度;在纯阳宫博物馆,我们抚摸着斑驳的砖雕,指尖仿佛沾上了百年的历史尘埃;去西山矿务局杜儿坪矿探望大哥时,当时虽然物资匮乏,但是大嫂还是拿出家中最好的食材,购置新鲜的美食招待我们,那份热情让我们倍感温暖。

晋祠的古柏苍翠,动物园里猴子攀援、长颈鹿悠然踱步,青铜器在博物馆的展柜中泛着幽光。10天的时光充实而美好,新婚的甜蜜浸润着每一寸时光,却不知一场因食物而起的误会,正悄然编织进我们的生命经纬。一天游览双塔寺后,腹中饥饿难耐。我们拐进一家飘着面香的小饭馆,斑驳的菜单上,“芹菜炒面”四个字吸引了我的目光。想着尝尝当地特色,便点了两碗。不一会儿,热气腾腾的炒面端上桌,翠色的菜叶与油亮的面条相互缠绕,看着十分诱人。这抹绿意让我想起孝义家乡的菜园,那是熟悉的味道。

然而,这碗炒面却掀起了“风暴”。妻子来自临县,记忆里再贫穷也没见过谁家用胡萝卜叶炒面的。眼前这形似胡萝卜叶的芹菜,让她握着筷子的手微微发僵。在她看来,旅行结婚本应是浪漫又美好的,怎么能吃这般“寒酸”的食物?委屈与不解在她心底翻涌,甚至一度萌生独自回临县的念头。那时的我,完全摸不着头脑,不明白妻子为何突然情绪低落、态度冷淡。一路上,她沉默寡言,我小心翼翼地询问,她也只是摇摇头,不愿多说。

直到归家后,在暖黄的灯光下,妻子终于道出了心中的委屈。我听闻缘由后先是一愣,随即忍不住笑出声,赶忙向她解释这是太原特色食材,并非胡萝卜叶。她的脸瞬间红透了,嗔怪地捶了我一下,之前的阴霾也在笑声中烟消云散。

时光飞逝,转眼间40多年过去。如今的我们恩爱如初,生活幸福美满,三个儿女都孝顺有加。每当我们围坐在餐桌前,回忆往昔岁月时,总会提起这段关于芹菜炒面的故事。它就像生活中的一个小插曲,虽然当时让我们有些苦恼,但现在想来,却满是甜蜜与温馨。这场误会不仅没有影响我们的感情,反而成了我们婚姻中的调味剂,让我们更加了解彼此,也更加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缘分。在岁月的长河里,它会一直闪耀着独特的光芒,见证着我们相濡以沫的爱情。

「芹菜炒面」里的婚姻滋味

□ 李竹华

我最珍贵的记忆

□ 牛玉清

树,每年结的花椒很少,她总是先紧着亲戚和邻居,自家想吃花椒了,就用花椒叶子炒面,勉强能尝到一点花椒味。

母亲生了我们兄妹六人,家庭事务多,外婆就经常跑来帮忙,我们对外婆充满了感激。

外婆是村里出了名的热心人,但凡邻里邻家、乡里乡亲有事,不论亲疏远近,她都积极帮助,不计较得失。外婆去世后出殡那天,路过的三条街道都站满了路祭的人。

让我们兄妹和所有亲人难以忘怀的,不只是外婆的能干和善良,更在于那份超越血缘的深厚亲情。外婆是改嫁到樊包头村,嫁给我原来的外祖父的。母亲是外祖父和前外婆所生,可惜在母亲一岁时前外婆就去世了。后来,外婆和外祖父一起生了三个孩子后,外祖父也不幸病逝。为了拉扯孩子,维持生计,外婆又嫁给了同村的薛光华,后来又生了两个孩子,一辈子共养育了六个孩子。外婆只比母亲大十岁,却给了母亲和我们兄妹毫无保留的母爱,那些点点滴滴的温暖,让我们永远都忘不了她!

外婆去世时82岁,母亲后来也活了84岁,可以说都是高寿人,这让我们多少有些欣慰。如今,樊包头村的枣树依旧年年挂果,花椒树的香气也还在风中飘散,可再也寻不到那个高身量、手脚麻利的外婆了。岁月流转,那份超越血缘的暖,却始终刻在我们兄妹的心底,从未淡去。

整理书柜时,那本墨绿色的特约通讯员证静静地躺在抽屉里,证件边角已经泛白,却依然能触摸到凸起的烫金文字。三十年前的油墨气息突然漫上鼻尖,我仿佛又看见了《吕梁报》第三版的那则启事,两个铅字小楷“岚县”底下,我的名字像一株倔强的小草,从密密麻麻的名单里探出头来。

那是个酷热的夏日午后,我在父亲单位看《吕梁报》时,被一则启事意外地惊喜到了。我清晰地记得那个启事“吕梁报社特约通讯员名单”,在岚县这一栏下,我看到了自己的名字,兴高采烈地拿着报纸去向父亲报喜。不善言辞的父亲看后,摸了摸我的头,眼睛笑成了一条缝。

去报社领证那天,父亲特意换了过年才穿的藏蓝中山装。副总编闫东海和父亲认识,他俩寒暄后,领我们到了编辑部。我依然清晰地记得,办手续的女编辑把证件递给我时,那份激动难以言表。

那方小小的墨绿硬壳躺在掌心,烫金字体烙着温度。我听见父亲用前所未有的郑重语气说:“要配得上这个证。”返程的公共汽车上,暮色里的吕梁山像洒了墨的宣纸,我把证件捂在胸前,感受硬壳边缘抵着心跳,恍惚看见无数铅字在山谷间飞舞。

生活从来就不是轻松惬意的,两年后,当我在建筑工地上和灰搬砖的时候,常常在休息的间隙,盯着远处的办公楼发呆。我能感觉到,这辈子为了温饱恐怕再也沒机会没精力拿起那支笔了。有次整理废品,差点把通讯员证连同过期报纸卖给收破烂的老汉——幸亏证件滑落时,

钢印在水泥地上磕出清脆地响。

某个晚秋,父亲因车祸住院,病情好转出院后的当晚,回想父亲住院的这段经历,沉默好多年的那份初心又开始蠢蠢欲动。那晚,在昏黄的台灯下我写下了《一切尽在不言中》。当这篇千字文刊发在《山西晚报》副刊时,那油墨香竟比给儿子买的古城奶粉也要香上许多。

看着自己写的文章再次变成了铅字,那份最初的激动还在心底激荡。看来爱好这个东西一旦生根发芽,哪怕经历漫长的严冬,只要等到春暖花开依旧会努力向上生长。

爱好写作源于初中毕业落榜归家后的无所事事,单相思两年的女友在发完誓不到一个月就去了外地,写信成了我们倾诉感情最好的方式,每寄出一封信后,盼望对方信件的日子是最难熬的。这段煎熬的时光,我强迫自己写一些无病呻吟的文字,有次写了一篇短文《静夜思》,感觉还挺不错,试着寄给《吕梁报》,竟然在第四版发表了。第一次看着自己写的文字变成了铅字,我欣喜若狂,捏着五元的稿费单,不轻弹的男儿泪也潸然而下。

受第一次发表的鼓励,我没事的时候就看书、记笔记,慢慢地也写一些小文,后来在《吕梁报》发了不少,这才有了成为特约通讯员的事。

拿着三十年前有点破旧的特约通讯员证,我恍惚觉得心中沉睡已久的偏旁部首突然苏醒,在阳光下跳起圆舞曲。那墨绿色的封面,那金黄色的烫金字,分明是深秋丰收的田野底色和金黄的沉甸甸的谷穗。

难忘外婆

□ 薛绳润

我的外婆是离石区坪头乡樊包头村一位普通的农村妇女,她个高足小,身体强健,能织能纺,能缝能补,地里的农活更是拿得起放得下,是村里数出来的能千人。

早些年,樊包头是坪头山上远近闻名的好村子——地下藏着丰富的煤炭,地上淌着清甜的泉水。村里家家户户都有几亩水浇地,房前屋后种满了枣树、果树和花椒树,一年四季蔬菜不断,瓜果飘香。

外婆家的十多个亲戚都住在靠山的村子,那里缺水少树,条件艰苦。因此,每逢秋季枣果成熟时,几乎每天都有亲戚来外婆家,吃了还不算,回时再拿上。因为山泉水优质,做出来的饭菜也香甜可口,所以我时常盼着母亲带我去外婆家做客。上初中后,我常常一人往返于学校,胆子渐渐大了,节假日里就不由自主地想往外婆家跑。特别让我感动的是,外婆家有株小花椒

